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学西餐，返顺德当主厨
在维也纳学音乐，在澳大利亚



吴焯夫在店内弹钢琴

吴焯夫： 可能是美食界 最会弹钢琴的厨师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曹玉映 郑玫
图/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



吴焯夫在厨房忙碌

学音乐时 他的“烹饪梦”悄然发芽

吴焯夫从三岁开始学习钢琴，进入初中后开始学习吹笙。而作为一名顺德人，他也很自然地和美食品烹饪从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吴焯夫的美食记忆里，每逢过年，家人都会一起去逛市场买菜，做蒸咸鱼、羊腩煲、盆菜，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度过春节。“一家人一起去享受烹饪的过程，才是这顿美食最重要的核心。与这些菜肴的滋味紧密关联的，是一个‘家和’的感觉。”

儿时家常菜中那真切温暖的“家”的味道，一直留存在他后来去家乡万里之外的吴焯夫的味蕾深处。15岁时，吴焯夫漂洋过海从中国到欧洲，进入维也纳的AMADEUS国际音乐高中学习钢琴和黑管。正是在这段求学时期，吴焯夫开始踏上真正意义上自学烹饪的道路。

吴焯夫很难适应当地的饮食，学校厨房所做的杂锦蔬菜、焗鸡肉、南瓜烧猪肉，“我基本上吃了两口之后就吃不下去了。当时想，我自己做个番茄炒鸡蛋应该也比学校的好吃。”吴焯夫笑着告诉记者。

于是，他先是跑到学校外面的超市买了一些简单的食材和酱料，再把它们存放在学校公用厨房的小冰箱里。这个公用厨房渐渐成了吴焯夫的“美食实验室”，他有一段时间就在里面倒腾烹饪，试着做出了白切鸡、红烧肉、叉烧等家乡菜。

吴焯夫的“美食实验室”美味频出，甚至取代了学校的饭堂。当他在试着做辣椒炒猪肉时，做好之后香味四溢，同学们纷纷拿着饭碗过来想要尝一尝。就这样，原本独属吴焯夫一人的“小实验室”，开始承担起为20多位同学烹饪美食的重任。在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，吴焯夫和一名中国同学一起在小小的公用厨房里忙碌，两个人一起做了八只白切鸡和十一条叉烧，和30多名同学一起庆祝中国新年。“我做这顿晚饭是我自己出资，没有想过要向他们收费。因为我图的就是大家能够聚在一起享受美食的感觉。”吴焯夫说。

在一次次的烹饪实践中，吴焯夫愈发觉得自己对烹饪怀有深切热爱。于是在大学毕业后，吴焯夫选择进入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澳大利亚分校深造。吴焯夫告诉记者，他选择学习烹饪，是因为相比音乐，美食触动人的方式更直接。“我现在还记得我上小学时，下完雨之后树根的气味、泥土的气味，这些气味只要一回想就会直接把人带回到某个时间点。兼具色香味的美食也一样，我想通过美食去触动每个人内心温暖的记忆。”



吴焯夫制作的美食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新兴职业里的小确幸和大情怀

早晨6点30分，北京的很多通勤族已经穿上羽绒服出门了。刚吃完早饭的马小也，倒上一杯咖啡，坐到书写台前开始练字。准备书法艺考的学生？退休放松的老艺术家？都不是，她是手写师，可以为客户在任何能写字刻字的物体表面书写上优美的文字。

手写师、手办修复师、卡牌评级师……随着越来越多新潮时尚行业的兴起和发展，很多小时候的“与学习无关”如今都走上“正轨”。新需求催生的新兴职业里，藏着小确幸，也寄托了大情怀。

壹 漂着漂着转了行

王伟是一个“北漂”，10年前刚到北京时做设计工作，因为从小喜欢军事模型，他给自己的标签是“喜爱军模的设计从业者”。工作之余，他会帮“模友”修理摔坏的模型。做设计的人手上技术都不差，慢慢地，他开始在军模圈小有名气。

越来越多“模友”带着自己心爱的手办找上门来，有的手办因疏忽发生磕碰，有的手办因摩擦产生划痕，还有掉漆的、断裂的，乃至缺件的……“他们说找不到人修或者别人修不好，希望能帮忙试试修复”，一来二去，王伟逐渐入门。在“北漂”5年后，他辞掉了朝九晚五的设计工作，成了一名全职“手办修复师”。

五年又五年，记者见到王伟时，他已经数不清自己修过多少手办。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，窗户被层层摞起的纸箱挡得几乎看不到外面，各型各款的手办映入眼帘，有的配好了灯光站在展示柜里，有的“头身分离”躺在工作台上。林林总总，都寄托了手办主人的一番心意和期盼。

相比之下，马小也的工作室冷清得多。书桌上的毛笔、古典蘸水笔尖，书桌下的墨水、颜料，书架上的《敦煌书法艺术研究》《古老神秘的白族甲马》，无不彰显着书房的主人对于文字艺术的追求。也许有人会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，到底是多衣食无忧的工作才能支持一个人有这般闲情雅致。而对



手办修复师王伟

手写师马小也来说，这番闲情雅致便是工作的主要部分。

刚工作时马小也也在学校当老师，后来一心想做自由职业者，当过一段时间的“移动铲屎官”，为需要的用户提供上门喂猫服务。“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，我为一个品牌活动手写英文书法，这次偶然的工作让我进入了这个领域。”最终，这份安静的工作就成了她的职业选择，“我小时候练过书法，很喜欢写字，也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写字这件事上，但确实没想到它能成为我的职业。”

贰 小物件有大文章

如今，潮玩已经成为年轻人潮流生活的一部分。相关报告显示，中国潮玩市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，预计到2026年，零售规模将达到1101亿元，复合平均增长率可达24%。其中，卡牌作为热门IP与潮流融合的载体之一，近几年热度持续攀高。

不过名片大小的一张纸，在谭征的眼里，它们的差别可大了：IP有没有版权，用的什么纸、什么墨，生产过程中是否有损伤，边、角的裁切够不够光滑，图案切割有没有居中，表面有没有划痕、污渍……谭征是一名卡牌评级师，经过他评级的卡牌都会获得一个分数，分数越高，代表它在卡牌收藏者心里的交换价值越高。

“其实很多人都玩过卡牌。小时候大家玩的洋画，北方人叫‘啪唧’，上面画着封神、西游记、变形金刚等。往后比如小浣熊干脆面里的卡片，我前几年还自己收了一整套《水浒传》的闪卡。那时候我有个哥哥在国外，给我寄球星卡，一开始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”谭征回忆。

他介绍，卡牌评级在国外拥有相对成熟的体系，尤其美国的球星卡、日本的动漫卡受众很广泛，促使评级体系的诞生和完善。“它有点像古代纸币的鉴定，只不过我们鉴定的是现代纸制品，一种潮流文化产品。”谭征表示：“评级本身只是一种交易担保，起辅助功能，所以市场规模其实不会很大，美国目前大概一年1500万张的评级



供卡牌评级师谭征评级的卡牌

量。国内从2019年才陆续有人做卡牌评级，现在一年也就200万张的量，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大。”

和卡牌评级一样，手办修复也暗藏玄机。因为从小学绘画，调色对于王伟来说本不是难事，但是同样的漆面，经过一年和经过十年的色泽质感如何把握？不同作者的手办制作工艺不同，有的只涂一层，有的会涂三层，怎么透过表面去判断内层的叠加？

“我一般都会要求客户把手办先寄过来看看，很多细节是照片展现不出来的，像素颜色和实物颜色永远有差距。”在王伟看来，修复别人的手办和当医生很像，要望闻问切，而且更像儿科医生，因为手办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。

除了观察手办、详细询问物主的需求，他还要了解模型背后的故事，因为“修复”和“翻新”是完全不同的。王伟介绍，“翻新”只要把手办还原到出厂时的全新模样就好，“修复”则要尽可能保留手办经年累月留下的质感，保留物品给主人带来的感动和回忆。

叁 是工作也是享受

很多人工作之余喜欢看电影、逛街，马小也的日常则除了吃饭就是钻进书房，一写起字来就是五六个小时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打扰不到她。为个人写贺卡、为品牌写宣传语、为企业写春联，在纸张上写、玻璃上刻、木头上雕……简单的材质点缀上马小也的精美手写字，立马变得高级精致了。如今，对她而言，写字既是工作也是享受，在与文字打交道的这几年，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放松。

“其实一开始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程，尤其是当我意识到把兴趣变成工作的那一刻。”马小也觉得，工作是条条框框的，客户也会提很多要求，这会改变写字的初衷。但很快她给自己设置了一个“开关”，能随时切换“工作写字”和“平常写字”两种模式，工作时钻研文字的市场价值，放松时享受文字带给自己的情绪价值。

肆 为传播文化出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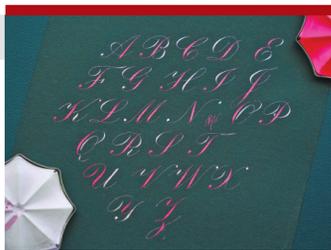
联合艺术家做手绘本，联合IP方做《大闹天宫》套卡，联合品牌方做节气卡……除了卡牌评级，谭征也在做卡牌的生产工作。“《大闹天宫》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，它在国内一直是最有名的国产动画片之一，所以我们就去找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，推出了《大闹天宫》套卡。”借着这次合作机会，谭征和团队专门拜访了《大闹天宫》美术设计张光宇先生的儿子，了解形象设计背后的故事。

“卡牌在国外的体量比国内大很多，市场也很活跃。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出去，卡牌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。我们给外国人送这些传统文化类的卡牌，他们都很喜欢。而且很直观，一看就明白是什么内容，弄成别的形式还不一定看得懂。”谭征觉得，比起其他类型潮玩，卡牌尺寸小，方便携带和收藏，未来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，“比如电影票、比赛门票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卡牌，只不过规格不同，但都具有收藏价值，是很好的文化宣传品。”

“生产”文字的马小也有同样的想法。在她看来，将个人创意与传统书法相融合，用新的设计赋予文字时尚的气质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扬。“传统文化的魅力就

随着时间积累，王伟在“修复圈”站稳了脚跟。令他最惊讶的一次，是有人给他寄了一辆自行车。原来，这辆车是车主多年前专门从国外购买的竞赛自行车，因为磕碰出现了破洞，虽然不影响使用，但心理上碍眼。“他找过好修车的，都很难把光泽、质感、颗粒度修复得天衣无缝，他想要既感觉没摔过，又感觉是他用了很久的效果。”他回忆，“兜兜转转找到我，我很小心翼翼地开始修。每修一步都要给他看一眼，他很担心我给修坏了，好在最后的结果他很满意。”

“慢慢我发现，每个人的收藏品不尽相同，但是他们对于藏品的感情都是类似的。很多同城的客户会亲自把东西送过来，和我聊几个小时，他们是怎么收到东西的，物品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，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。我感觉我不只是在修东西，也是在修补他们的怀念与记忆。”王伟说。



手写师马小也的作品

在于它经典，不论是艺术上、历史上，还是书写者的个人魅力上。能够投身其中去研究它，通过文字和其他爱好者进行交流，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。”

很多年前，马小也到绍兴的一个古镇旅游，古镇街头的一位老人令她难忘至今。“他就坐在房门口给游客手写书签，面前摆着等身宽的一张长桌子。他一连写到第7张的时候，手都有点微微发抖，但依然很注重笔锋上的力道。当时阳光洒下来，那个画面让我想到，等我老了，如果也能有这样一张方桌和几张纸，在那儿写一天字，那不就是我向往的老年生活么！”

手写师、手办修复师、卡牌评级师……他们将『不务正业』的兴趣做成了主业

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刘克洪 图受访者提供